

孫宗鑑

西畬瑣錄

黃伯思

東觀餘論

黃朝英

細素雜記

夏少曾

朝野僉言

全宋筆記

第三編 四

大象出版社

全宋筆記

第三編
四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三編 四/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47-4895-0

I. 全… II. ①朱…②傅… III. 筆記—中國
—宋代—選集 IV. Z429.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77751 號

全宋筆記		第三編 四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出版發行	鄭州市經七路25號(450002)	製版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開本	640×960 1/16 16.75印張	字數	159千字
印數	2000冊	定價	47.00元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常務)

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爲序)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本編執行主編 戴建國

目
錄

西畚瑣錄
東觀餘論
緬素雜記
朝野僉言

孫宗鑑撰
黃伯思撰
黃朝英撰
夏少曾撰

一
一五
一六九
二五九

◎ 孫宗鑑撰

西畚瑣錄

黃寶華
整理

點校說明

《西畬瑣錄》，一題《東臯雜錄》，原書十卷，已佚，宋孫宗鑑撰。孫宗鑑（一〇七七—一一二三），字少魏，號安隱道人，尉氏（今屬河南）人。元豐三年登進士第，調真定府知錄，歷滁州、濱州教授。崇寧間，范鏜帥太原，辟爲河東經略司勾當公事。遷澶州教授，擢爲開封府學博士。政和間任湖南轉運判官，移湖北路提點刑獄。宣和初召試中書舍人，知復州。因病退居，號其山林曰「東臯」，手自條別其文百卷，曰《東臯集》，已佚。生平事迹載於許翰《襄陵文集》卷一一之《孫公墓誌銘》。

本書內容涉及經典釋義、名物考證、金石書畫、詩詞唱和、談藝析疑等衆多方面。

這次整理，以《學海類編》本爲底本，校以商務印書館《說郛》本及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後集》所錄《東臯雜錄》。底本外的條目，收作《佚文》，以備參考。

校勘記

【一】

青萍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作「青鬢」。

【二】

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
「琵琶怎不教人」六字原缺，據同上書補。

【三】

韓子華玉汝兄弟 「子」原脫，「汝」下原衍「玉」字，據商務印書館本《說郭》卷二補。

【四】

未幾 原缺，據同上書補。

【五】

東坡……廟耳 此數句原無，據同上書補。

【六】

偶遇 「偶」字原缺，據同上書補。

西畬瑣錄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

始知青萍無價【一】，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二】，多少離愁，散在天涯。《錦堂春》是小令，此乃長調，當是《書錦堂》之訛，然原調有四七字句。《涑水詞》無專集，無從考證。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三】，未幾【四】，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五】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偶遇當時獄官【六】，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考驗【七】，固不誣，遂得免【八】。良久，牽一牛至【九】，獄吏曰：『此牛

【七】

考驗 原作「收驗」，據同上書改。

【八】

得免「得」字原無，據同上書補。

【九】

牽一牛至「牽」字原作「索」，據同上書改。

【一〇】

學士「士」原作「生」，據同上書改。

【一一】

冀州 原作「翼州」，據同上書改。

【一二】

士二絳「二」字原脫，據同上書補。

【一三】

古葬「古」字原脫，據同上書補。

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以治病，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余喜蓄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士題名》亦是【一〇】。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惟《淳于長夏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冀州從事章表》亦其次也【一二】。近鄆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

古碑有三種。《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說者曰：謂繫也，祭則繫牲，則必有穿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謂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鑿去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間爲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諸侯四絳二碑，大夫二絳二碑，士二絳無碑【一二】。蓋古葬【一三】，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一四】，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一五】，不復出矣。其後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一六】，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一七】。今掘地得石碑，或無文字【一八】而有竅者，非麗

【二四】

二王 原作「二三」，據同上書改。

【二五】

壙 原作「坑」，據同上書改。

【二六】

後稍稍 「後」字原無，據同上書補。

【二七】

欸 原作「辨」，據同上書改。

【二八】

或無文字 原作「無字」，據同上書補，或「文」。

【一九】

碑也 「也」字原無，據同上書補。

【二〇】

父子 原作「子父」，據上書所引改。

【二二】

二十五弦 「弦」字原脫，據同上書補。

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一九】。

《封禪書》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按《集韻》釋「箏」字曰：「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二〇】，因以爲名。」箏十二絃，蓋破二十五弦而爲之也【二二】。

古人通上下稱「朕」。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象曰：「干戈朕，琴朕，張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稱曰「朕」。

漢、唐人稱父母伯叔【二三】，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議。」唐劉禹錫曰：「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曰「大人」，蓋近語也。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二三】，一日朝會，幕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幕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

神考問荆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子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子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火出木

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二二】 父母 原作「父母曰」，據同上書刪「曰」。

【二三】 中書舍人 原作「舍中書」，據同上書改。

【二四】 解紛曰「曰」字原無，據同上書補。

【二五】 土宜姜芋 「土」原作「上」，據同上書改。

【二六】 水 原作「汝水」，據同上書刪「汝」。

【二七】 薦獻 「薦」字原無，據同上書補。

【二八】 擅減 「擅」字原無，據同上書補。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鼃味之美。坐有一關右士人，大噓，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爲解紛曰【二四】：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土宜姜芋【二五】，水多鼃魚【二六】。」顏師古注：「鼃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鼃魚」，是漢都人食鼃也。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鼃也。漢都不惟食之，宗廟薦獻亦用鼃【二七】。《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兔鼃【二八】，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大喜曰：「今日蝦蟆價增三倍矣！」

今人擲錢爲博戲者【二九】，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前漢·西域傳》云：「罽賓國以金銀爲錢【三〇】，文爲騎馬，幕爲人面【三一】。」如淳曰：「幕音漫。」顏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

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則額與身皆篆。唐李匡乂《資暇集》曰：「借借上，子亦反；下，子夜反。書籍【三二】，俗曰：『借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三三】。』」又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啞』。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集韻》釋「甌」音摘。字，酒器也。古以借書謂：借書餽酒一甌，還書亦餽酒一甌。故山谷從人借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他日還君一甌。」三說可兼存之，恒惜《集韻》不載以甌盛酒借書出何典

【二九】

博戲者 原作「博者戲」，據同上書改。

【三〇】

國以 原作「以國」，據同上書改。

【三一】

人面 「面」字原脫，據同上書補。

【三二】

借借……子夜反 「借借」原作「借之」，小字注原無，據同上書改補。

【三三】

還四癡 原無，據同上書及《資暇集》補。

【三四】

恒惜……出何典故也

「恒」原作「但」，「以」原作「云」，「出」字原無，據同上書改補。

故也【三四】！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謂：「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號曰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佚文

孔常甫令湘潭日，常誦唐人詩：「城頭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

范蜀公自汴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溫公飲鄭公第，會有以四玉盃遺溫公以爲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溫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道州邑人言：侏儒皆感獼猴氣而生。猴畏竹扇聲，富家婦妊褥，每寢必命婢以竹扇鞭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家既熟睡，無人鞭腹，必夢猴與交矣。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一古銅盤，篆奇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寶。」考《圖經》，乃比干墓銘。商務印書館本《說郛》卷三。

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以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五。以下各條均出此書，僅注卷數。

《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切。」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徧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音義》。又「曲逆」

音句遇，亦出《文選註·功臣贊》中。

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仗」字之誤。闌珊之風，冗仗之雨也。卷八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其後人多祖述用之也。卷二三

介甫梅花詩有「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後改曰「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恨歌》：「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只易「若」爲「如」耳。卷二一

溫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忠義之志，概見於此。卷二二

韓魏公守維揚，王荆公、王岐公爲幕客，公愛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跗累萼，中有金蕊遶之，號腰金紫，每歲不過一二；公召二幕賞之，尚少一客，俄報陳太博入境，秀公也，即召之，後皆爲宰相。故荆公作《魏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卷二三

荆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尼人寺，使蔡天啓集句嘲之云：「不住薰爐換好香，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詠百行池魚》云：「門前流水清粼粼，

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去，慎勿近前丞相嗔。」卷二五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豬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快片批四兩來。」卷二六

李廌方叔祭東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卷三〇

《中興頌》刻南崖，石可鑑江之南北數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即載還，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許爾。」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未見也。」卷三一

予昔爲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個解催詩。」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佳句也。卷三三

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干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仁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疏黃，至是疽

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

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與牂牁水相直。以上

卷三五

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汶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僧，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葭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葉祖義少遊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以上卷三六